

中国大龄未婚问题及特点[※]

张 萍

一 我国大龄未婚人口概观

(一) 性别构成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82年我国28—49岁未婚人口共有11 269 362人,占同龄人口的4.36%。其中男性为10 555 559人,占同龄男性人口的7.78%;女性为713 803人,占同龄女性人口的0.58%^①。大龄未婚男性是大龄未婚女性人数的15倍。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表明,全国28—49岁未婚人口又有所增加,达到11 363 100人,占同龄人口的3.87%。其中男性为10 642 000人,占同龄男性人口的7.04%;女性为721 100人,占同龄女性人口的0.51%。男性大龄未婚人数仍是女性的15倍。

从性别构成来看,1987年男性占28—49岁未婚人口的93.65%,女性仅占6.35%。而且,年龄愈大男性所占比例愈高。在28岁年龄段占88.04%,45—49岁年龄段占97.45%。从人数来看,1987年28—49岁男性未婚人口比同龄女性未婚人口多近1 000万。

1982年和1987年的调查表明,我国大龄未婚人口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无论从未婚人口数来看,还是从各个年龄段来看,未婚男性人数都远远多于未婚女性人数;第二,年龄愈大大龄未婚男女人数相差愈多,这在1987年表现得尤为明显。

(二) 文化构成

从28—49岁男性未婚人口的文化构成来看,1982年小学文化程度比例最高,占41.86%;其次为文盲半文盲,占37.14%,两者合计为79.00%。而具有初中文化者仅占16.29%,高中文化者占3.82%,大学毕业及大学肄业或在校者合计不足1%。男性大龄未婚人口1987年的文化构成与1982年相似,也是小学文化比例最高,为40.43%;文盲半文盲为33.47%;初中文化为18.84%;高中文化占6.44%;大学毕业占0.67%;大学肄业或在校占0.15%。可见,无论是1982年还是1987年,除了人数众多以外,文化水平低是男性大龄未婚人口的又一突出特点。

女性未婚人口的文化构成与男性有很大差异。在28—49岁女性未婚人口中,1982年具有初中以上文化者占58.31%,而男性的同一比例仅为21.00%,女性比男性高37.31%。其中大学毕业及大学肄业或在校占5.45%,高中文化占15.48%,分别比男性高4.56%和11.66%。相反,小学文化和文盲半文盲的比例分别为16.42%和25.27%,比男性低25.26%和11.87%。1987年,女性大龄未婚人口的文化构成发生了一些变化,初中以上文化的比例已达64.57%,其中大学毕业及大学肄业或在校的比例为6.80%,高中文化为28.30%,分别比1982年增长了1.35%和12.82%,比同年男性高5.98%和21.86%。

由于男女在文化水平上的巨大差异,即未婚男性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而未婚女性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因此高中以上文化的大龄未婚男女人数已趋接近,男女之比1982年为3.35:1,1987年为3.05:1。尤其在大学毕业这一层次,1982年男性人数仅为女性的2倍,1987年的男女之比为1.68:1。

(三) 地区分布

1987年与1982年相比,农村男女大龄未婚人口占全国男女大龄未婚人口的比例均有所下降。其中男性的

※ 本文所指“大龄未婚者”,是那些过了社会上通行的结婚年龄即“结婚适龄期”而尚未婚配的28—49岁的男女,不包括离婚、丧偶。除特别注明的数据以外,1982年人口普查和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是本文依据的主要资料。

① 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100%汇总资料。

比例下降了13.87%，女性下降了13.10%。与此同时，市、镇男女大龄未婚人口的比例则有上升，尤其镇男性和市女性的比例上升较快，前者上升了11.11%，后者上升了8.41%。在全国大龄未婚人口呈增加趋势中发生的这种变化说明，农村的大龄未婚问题已逐渐缓解，而城市的大龄未婚女性问题以及镇的大龄未婚男性问题则在加剧。尽管大龄未婚人口的地区分布在5年中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总的特点未变，即大龄未婚男性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大龄未婚女性人口主要集中在城市。1982年28—49岁未婚人口中有83.85%的人生活在农村，生活在城市的占12.06%，生活在镇的比例仅为4.09%；农村的大龄未婚男性人口比市、镇多约713万人。1987年男性大龄未婚人口的分布为市14.81%、镇15.20%、县69.98%，农村比市、镇多约425万人。从大龄未婚女性的地区分布来看，1982年市、镇、县的比例分别为47.72%、9.72%和42.56%，市比县多约3.7万人；1987年各地区的分布为市56.13%、镇14.41%、县29.46%，市比县多约19.2万人。从文化水平来看，1987年农村28—49岁未婚男子中有43.81%的人为小学文化，37.34%的人为文盲半文盲，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属低文化层；而同年城市29—49岁未婚女子中的小学文化和文盲半文盲的比例仅为13.67%，具有高中以上文化者占49.45%。

不难看出结论：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是中上文化层未婚女性的集中地；农村尤其是偏僻、贫困的农村，是低文化层未婚男性的集中地。这种才女居大城、牛郎守穷乡的两级分离，既是城市大女成婚难的重要原因，也是农村大男难成婚的症结所在。

二 我国城市大龄未婚人口状况

（一）总性别比趋向平衡

1982年，我国城市28—49岁大龄未婚人口约有1 607 900人，占同龄人口的3.75%。其中男性为1 270 000人，占同龄男性人口的5.62%；女性为337 900人，占同龄女性人口的1.67%。1987年城市大龄未婚人口略有增加，达1 981 000人，占28—49岁人口的3.26%。其中男性为1 576 300人，占28—49岁男性人口的5.10%；女性为404 700人，占28—49岁女性人口的1.35%。

从性别结构看，1987年城市28—49岁未婚人口中，男性占79.57%，女性占20.43%，男性比女性多1 171 600人，总性别比为389，比1982年略有提高。

不过，如果以“一般初婚年龄差”（以下简称“2岁年龄差”）和“晚婚年龄差”（以下简称“5岁年龄差”）来计算的话，结果就是两样了。例如，若以“2岁年龄差”分组来计算的话，那么男30—51岁、女28—49岁未婚人口的总性别比1982年为234，1987年为274；若以“5岁年龄差”分组，男33—50岁、女28—45岁未婚人口的总性别比1982年为135，1987年为171，已趋向平衡。可见，如果仅考虑结婚年龄差的因素，我国城市大龄未婚人口的性别比失调程度并不很严重。

（二）高文化女性与低文化男性的“相对过剩”

从城市28—49岁男性未婚人口的文化构成来看，1982年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人最多，占44.50%；小学占24.35%；文盲半文盲占14.7%；高中占11.46%；大学毕业占3.30%；大学肄业或在校占2.02%。1987年仍是初中文化的比例最高，但是比1982年下降了11.14%，为33.36%；高中则上升了10.16%，为21.62%，小学为23.13%；文盲半文盲占17.24%；大学毕业占3.82%；大学肄业或在校占0.82%。

在28—49岁女性未婚人口中，1982年人数最多的也是初中文化者，占55.52%；高中占20.18%；小学占10.77%；大学毕业占7.28%；文盲半文盲占4.32%；大学肄业或在校占1.92%。与1982年相比，1987年城市大龄未婚女性人口的文化构成发生很大变化，高中文化的比例上升了17.99%，为38.17%；而初中则下降了18.61%，为36.31%。大学毕业的比例上升到9.85%，小学占8.11%，文盲半文盲占5.52%，大学肄业或在校占1.43%。

各个年龄段女性的文化水平普遍高于男性是城市大龄未婚人口的一个重要特点。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的比例，1982年女性是84.90%，男性是61.28%，女性比男性高23.62%；1987年女性是86.36%，男性是59.62%，女性比男性高26.74%。由于这个缘故，尽管各个文化层的男性未婚人口都多于女性，但是文化水平愈高，男女人数相差愈小，文化程度愈低，男女人数相差悬殊。例如，1982年，在28—49岁未婚人口中，有大学文化的男性人数是具有同一学历的女性人数的1.70倍，大学肄业或在校的男性人数是女性的3.94倍，

高中文化的男性人数是女性的2.13倍,初中文化的男性人数是女性的3.01倍,小学文化的男性人数是女性的8.49倍,文盲半文盲的男性人数是女性的12.50倍。1987年的情况也是如此,28—49岁男性未婚人口与同龄女性未婚人口之比,大学毕业为1.52:1,大学肄业或在校为2.24:1,高中文化为1.98:1,初中文化为3.56:1,小学文化为11.16:1,文盲半文盲为12.19:1。

但是,如果按结婚年龄差分组进行分析的话,结果则与此有很大的差异。

首先从大学毕业未婚人口来看,若以“2岁年龄差”分组,1982年30—51岁男性总数为25 300人,28—49岁女性总数为24 600人,基本相等,总性别比为103。1987年30—51岁男性总数为32 700人,28—49岁女性总数为39 800人,男性比女性少7 100人,总性别比为82。

分析到这里,不难发现,当代大龄未婚女大学毕业生找对象难的秘密开始揭示出来了:如果每个大龄未婚女性都打算在比其大2岁的同一文化层次的未婚男性中择偶,那么,1982年每一个女性还有一个男性可以选择,而1987年每100个女性中就将只有18人无偶可寻。

倘若按“5岁年龄差”计,大学毕业这一层次未婚男女的性别比倒置现象就更为严重。1982年男33—50岁、女28—45岁未婚人口的总性别比仅为59,女性总数比男性总数多近1万人,每两个女性只有一个男性可以选择。1987年的情况进一步恶化,男33—50岁、女28—45岁未婚人口的总性别比降到35,平均每三个女性才有一位男士可选择,女性总数比男性总数多25 200人。这就是为什么城市高文化大龄未婚女性婚配问题如此突出的原因所在。

高中文化未婚人口的状况与大学毕业未婚人口的状况有些相似。例如,若以“2岁年龄差”为组,男30—51岁、女28—49岁未婚人口的总性别比1982年为118,1987年为93,男女人数相差不多。若以“5岁年龄差”分组,男33—50岁、女28—45岁未婚人口的总数已是明显的女多男少,1982年的总性别比为82,男性比女性少12 100人,1987年进一步降到33,男性比女性少102 700人。尽管一部分高中文化的未婚女性将在比其高的文化层未婚男性中找到理想的伴侣,但由于男女人数相差较多,如果这一层次的大龄未婚女性都希望未来丈夫的文化水平至少不低于自己,而且年龄要比自己大一些的话,就会有一部分女性的婚配发生困难。

城市初中文化未婚人口的数量虽然较大,但是问题并不严重,如果以“2岁年龄差”分组,男30—51岁、女28—49岁未婚人口的总性别比1982年为146,1987年为235。若以“5岁年龄差”分组,男33—50岁、女28—45岁未婚人口的总性别比1982年为51,这是因为文革中下乡的知青尤其未婚女知青大批回城,几个年纪轻、人数多的年龄组出现了明显的女比男多的情况。33—37岁男性人数比28—32岁女性人数少109 700人。但是由于女性多在比自己高一文化层次的男性中择偶,而且30岁左右的仅具有初中文化的男子对女性的年龄也不是那样苛求,未必非要求女性比自己小至5岁不可。因此,1982年按“5岁年龄差”计算时显得“过剩”的28—32岁的初中文化的未婚女性,绝大部分在这五年中找到了自己的意中人。到1987年时,男33—50岁、女28—45岁未婚人口的总性别比已上升到119,基本平衡。

城市小学文化及文盲半文盲大龄未婚人口则是严重的男多女少。因此,无论是按“2岁年龄差”分组,还是按“5岁年龄差”分组,总人数及各年龄组仍为男多女少。与同年龄分组计算不同的是,按结婚年龄差分组可以使男女比例失调现象有所缓解,男女婚配年龄(即男大女小)相差愈大,男女未婚人数相差愈小。

综上所述,在城市大龄未婚人口中,总性别比虽然基本平衡,但是若按文化分层详细进行分析的话,就出现了一头是大学毕业以上高文化女性的“过剩”、另一头是小学文化以下低文化男性的“过剩”的两极“相对过剩”现象。这两极未婚人口尽管都居城市,有着相识及相互交往的便利条件,然而因文化差异引起的在价值观、生活方式、情趣、志向等人生重大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却使他们很难被“婚姻”这条红线牵到一起。不过,低文化男性未婚人口虽然“过剩”许多,但是当他们在实在找不到城里姑娘为偶时,还可以把选择的目标转移到比他们生活环境差的农村姑娘身上,因此,似乎还不是“绝对”的“过剩”。同样“过剩”的高学历未婚女性的处境要艰难得多,那些坚持在同一文化层中择偶,又坚持年龄上男大女小以及具有婚史或有婚史无子女等条件的女性,恐怕真的会无偶可寻而成为“绝对”的“过剩”。

三 介于城乡之间的我国镇大龄未婚人口状况

(一) 男多女少, 性别比失调日益严重

1982年, 我国镇28—49岁未婚人口为500 100人, 占同龄人口的2.58%, 其中男性为431 300人, 占同龄男性人口的3.83%; 女性为68 800人, 占同龄女性人口的0.83%。1987年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总数达1 721 900人, 占28—49岁人口的3.01%, 比1982年增加了约122.2万人。其中28—49岁男性未婚人口为1 618 000人, 占同龄男性人口的5.46%; 28—49岁女性未婚人口为103 900人, 占同龄女性人口的0.38%。镇大龄未婚人口急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小城镇建设的迅猛发展所致。据统计, 我国镇人口1982年仅为6 214万人^①, 1987年则发展到2亿零87万人^②。

从性别结构来看, 1982年男性占镇28—49岁未婚人口的86.24%, 女性占13.76%; 1987年男性占93.97%, 女性仅占6.03%。由于男女人数相差过多, 即使以结婚年龄差分组计算, 男多女少的状况仍十分严重。不过, 与农村的大龄未婚问题比起来, 镇大龄未婚人口的性别比失调现象又没有农村那么严重。

(二) 女性文化水平普遍高于男性, 低文化男性“相对过剩”

1982年, 在镇28—49岁男性未婚人口中, 小学文化所占比例最高, 为35.45%; 初中占29.82%; 文盲半文盲占20.61%; 高中占11.11%; 大学毕业占2.46%, 大学肄业或在校占0.56%。同年镇28—49岁女性未婚人口则是初中文化所占比例最高, 为37.21%; 高中占22.38%; 小学占20.93%; 文盲半文盲占13.08%; 大学毕业占5.67%; 大学肄业或在校占0.73%。

由于1982年至1987年5年间镇所增加的人口是从农村人口中分离出来的, 其中包含了大量未受教育或受教育年限很短的低文化人口, 从而使1987年镇大龄未婚人口的文化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无论男性还是女性, 低文化比例均有所上升, 男性中小学文化及文盲半文盲的比例比1982年增长了17.25%, 女性的这一比例比1982年增长了8.12%。男性大龄未婚人口中仍是具有小学文化的人数最多, 占41.79%; 文盲半文盲占31.52%; 初中占19.92%; 高中占6.16%; 大学毕业占0.51%, 大学肄业或在校占0.11%。女性大龄未婚人口中具有高中文化的人数最多, 占28.41%; 初中占26.58%; 小学占21.59%; 文盲半文盲占20.54%; 大学毕业占2.40%; 大学肄业或在校占0.48%。

与城市的情况一样, 镇大龄未婚女性的文化水平普遍高于男性。1982年, 女性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的比例比男性高14.65%, 初中文化的比例比男性高7.39%。1987年, 男女在文化水平上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女性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的比例比男性高24.51%, 初中文化的比例比男性高6.66%。但是, 由于男性人数远远多于女性, 所以, 无论在哪一文化层次, 28—49岁男性的未婚人数都多于同龄女性未婚人数, 而且文化层次愈低, 男女在人数上的差额愈大。

然而, 若以男大女小的“2岁年龄差”或“5岁年龄差”来计算的话, 各个文化层的男女人数差距不仅会缩小, 在文化较高的层次还将出现女多男少的现象。

首先看一下镇高中文化大龄未婚人口的情况, 如以“2岁年龄差”计算, 男30—51岁、女28—49岁未婚人口的总性别比1982年为160, 1987年为173。若以“5岁年龄差”计算, 男33—50岁、女28—45岁未婚人口的总性别比1982年为107, 基本平衡; 1987年为82, 已为女多男少, 男性比女性少5 400人。

镇初中文化大龄未婚人口中, 如以“2岁年龄差”分组, 男30—51岁、女28—49岁未婚人口的总性别比1982年为253, 1987年为800。若以“5岁年龄差”分组, 男33—50岁、女28—45岁未婚人口的总性别比1982年为116, 1987年为436。

镇小学文化大龄未婚男女的人数本来就相差很多, 近几年小学文化男性大龄未婚人口的迅速增加, 则进一步扩大了这种差距。如以“2岁年龄差”分组, 男30—51岁、女28—49岁未婚人口的总性别比1982年为747, 1987年已上升到2 634。若以“5岁年龄差”分组, 男33—50岁、女28—45岁未婚人口的总性别比1982年为509, 1987年则高达1 979。

^① 《中国人口年鉴》(1985年)第845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年版。

^② 《中国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全国分册)第33页, 中国统计出版社1988年版。

镇文盲半文盲大龄未婚人口的状况与小学文化大龄未婚人口的情况相同,男性未婚人口在1982年至1987年的5年间有了很大的增长,因此,无论按“2岁年龄差”分组还是按“5岁年龄差”分组,男女人数相差都很悬殊。

由上可见,如果仅考虑文化和结婚年龄差的因素,镇高中文化大龄未婚人口的性别比基本平衡,不存在男性或女性找不到对象的困难;初中文化大龄未婚人口的男多女少现象虽已很明显,但是人数并不多。如以“2岁年龄差”计算,1987年30—51岁男性未婚人口仅比28—49岁女性未婚人口多19.4万人。小学文化和文盲半文盲的大龄未婚男性则“过剩”很多,1987年如以“2岁年龄差”分组,这两个层次的30—51岁男性未婚人口比28—49岁女性未婚人口多104.8万人,即使以“5岁年龄差”分组,33—50岁男性未婚人口仍比28—45岁女性未婚人口多78.2万人,有希望在镇未婚女性中找到配偶的人寥寥无几。不过,这些实在找不到镇女性为偶的大龄未婚男子如果是身心健康的人,还可以利用自己有城镇户口、有正式工作等优于一般农村男性的条件,在农村女性中找到配偶,因此还不是“绝对”的“过剩”。

四 我国县(农村)大龄未婚人口状况

(一)性别比悬殊

1982年,我国农村28—49岁未婚人口约为9 134 900人,占农村同龄人口的4.64%,占全国同龄未婚人口的81.25%。其中男性未婚人口为8 833 500人,占农村同龄男性人口的8.64%,占全国同龄男性未婚人口的84.17%;女性未婚人口为301 400人,占农村同龄女性人口的0.32%,占全国同龄女性未婚人口的42.56%。

1987年,农村28—49岁未婚人口比1982年减少了147.5万人。其中,男性为7 447 500人,占农村同龄男性人口的8.22%,比1982年减少了138.6万人;女性为212 400人,占同龄女性人口的0.25%,比1982年减少了8.9万人。农村大龄未婚人口减少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一部分人农村人口划归为镇人口,从而把农村的一些大龄未婚人口也划到了镇;另一方面是因为农村的经济变革使大部分农民摆脱了贫困,有了解决婚姻问题的经济力量。

尽管农村大龄未婚人口减少了许多,但是其男多女少的失调的局面不仅没有得到扭转,反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87年男性占28—49岁未婚人口的97.23%,女性仅占2.77%,总性别比为3 506,比1982年增长了575。由于男女人数相差过于悬殊,因此,1987年即使按“2岁年龄差”计算,男30—51岁、女28—49岁未婚人口的总性别比仍然高达3 067,每31个大龄未婚男性就将有近30找不到对象;如以“5岁年龄差”计算,这种失调现象稍有缓解,但是男33—50岁、女28—45岁未婚人口的总性别比仍为2 402,每24个大龄未婚男性也将有23人无法成婚。

(二)男女文化水平普遍低

从文化构成看,1982年农村28—49岁男性未婚人口中绝大多数为小学文化和文盲半文盲,其中小学占44.69%,文盲半文盲占41.22%,初中仅占11.57%,高中以上文化的比例只有2.52%。女性大龄未婚人口的文化水平也相当低,其中文盲半文盲占51.53%,小学占21.73%,初中占17.09,高中以上文化仅占9.66%。与1982年相比,1987年农村女性大龄未婚人口的文化构成没有什么变化,小学和文盲半文盲仍占73.68%。男性大龄未婚人口的文化构成略有变化,小学文化和文盲半文盲虽然仍占绝大多数,但比1982年下降了4.76%。农村大龄未婚女性中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的比例虽然比男性略高一些,但是由于男性的绝对人数远远多于女性,因此,无论在哪一文化层,都是男性人数多于女性。1982年28—49岁男性未婚人数与同龄女性未婚人数之比,高中以上为7.63:1,初中为19.85:1,小学为60.72:1,文盲半文盲为23.45:1。1987年的性别比失调情况更为严重,高中以上男女之比为12.04:1,初中为32.66:1,小学为73.98:1,文盲半文盲为24.67:1。不过,如以“2岁年龄差”或“5岁年龄差”分组计算,各个文化层的男女人数之差都会有所缩小。

首先看一下高中文化大龄未婚人口的情况,如以“2岁年龄差”分组,男30—51岁、女28—49岁未婚人口的总性别比1982年为424,1987年为686。若以“5岁年龄差”分组,男33—50岁、女28—45岁未婚人口的总性别比1982年为244,1987年为308。

农村初中文化大龄未婚人口的性别比失调状况比高中文化未婚人口严重得多,如以“2岁年龄差”分

组,男30—51岁、女28—49岁未婚人口的总性别比1982年为1 208,1987年进一步上升到2 362。若以“5岁年龄差”分组,男33—50岁、女28—45岁未婚人口的总性别比1982年为743,1987年为1 323。但是,由于农村大龄未婚人口中初中文化者所占比例不高,所以,从绝对数字看,男性人数过剩的还不是很多。1987年,以“2岁年龄差”分组时,30—51岁男性未婚人口比28—49岁女性未婚人口多80.1万人,如以“5岁年龄差”分组,33—50岁男性未婚人口仅比28—45岁女性未婚人口多43.2万人。

农村小学文化大龄未婚人口的性别比失调最为严重,无论以“2岁年龄差”分组还是以“5岁年龄差”分组,男子人数都远远多于女子人数。如以“2岁年龄差”分组,男性比女性多280万人。若以“5岁年龄差”分组,这种失调现象稍有缓解,男性比女性多204.2万人。

农村文盲半文盲大龄未婚人口的状况基本上与小学文化大龄未婚人口情况相同。稍有不同的是,由于女性人数比较多,其性别比不象小学文化大龄未婚人口那样高。

综上所述,我国农村的“大男”婚配问题比城市要严重得多,只是由于这些“大男”居于乡间,信息远不如城市灵,文化程度又普遍低,很少向社会发出呼声,因此远未引起象城市大龄女性的婚姻问题那样强烈的社会关注,但这本身却更增强了问题的严重性。

五 今后的发展趋势

笔者认为,从1987年的情况看,女性的大龄未婚比例已经很低,短时期内不会有很大的变化,今后20年的发展会趋于停滞或以平均每5年下降0.03%的速度递减。与女性相比,男性尤其农村男性的大龄未婚比例较高,如果农村经济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男性择偶难的局面逐步扭转,那么今后20年中,男性大龄未婚比例会以平均每5年下降0.50%的速度递减。然而,由于男女28—49岁总人口在今后15年将急速递增,所以男女大龄未婚人数也将逐年增加,到2007年才会有所减少(参见表1)。

表1 我国28—49岁未婚人口到2007年发展趋势预测 (单位:人,%)

		1982年	1987年	1992年	1997年	2002年	2007年
男	28—49岁总人口	135 719 801	151 135 800	173 637 100	206 592 300	235 115 300	240 683 400
	28—49岁未婚人口	10 555 559	10 642 000	11 355 866	12 478 174	13 025 387	12 130 443
	28—49岁未婚比例	7.78	7.04	6.54	6.04	5.54	5.04
女	28—49岁总人口	122 931 845	142 616 300	166 229 600	200 567 300	227 684 800	232 139 900
	28—49岁未婚人口	713 803	721 100	797 902	902 553	956 276	905 346
	28—49岁未婚比例	0.58	0.51	0.48	0.45	0.42	0.39

资料来源:1982年人口普查100%汇总资料;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另一方面,在今后20年中,城市中的女大学毕业生将愈来愈多,农村尤其贫困地区农村的经济水平和生活方式仍将落后于城市及发达地区。这就决定了我国大龄未婚问题的特点今后还将是以高文化女性和低文化男性为重点。(本文责任编辑:王跃生)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